

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

一九二九年——一九四四年

中央档案馆  
辽宁省档案馆  
吉林省档案馆  
黑龙江省档案馆

《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编委：

盛彦 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

马淑德 王新革 程兆申 安德喜

顾 问：赵 朴 温永录 周 兴

王 景

主 编：盛 彦

副 主 编：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

责任编辑：刘亚祥

编 辑：石 岩 赵晶莹 朱桂琴

审 稿：盛 彦

编出时间：1991年12月

印刷单位：绥化市印刷厂

印 数：2000册

# 目 录

## 谢觉哉给祥生的信

——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

（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）……………（1）

## 玉真给×区委并转满洲省委、中央的信

——关于开除王钺党籍的问题

（一九二九年五月二日）……………（7）

## 韩守本、赵尚志给中央组织部信

——呈述被难经过恳请救济并指定工作

（一九二九年五月）……………（11）

## 玉真给中央的报告

——东三省朝鲜侨民状况

（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）……………（13）

## 刘少猷给中央的信

——关于满洲省委对其在满工作批评的答辩

（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）……………（19）

## 玉真给民委的信

——关于韩人组织问题\*

(一九二九年十月九日) ..... (29)

##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报告

——关于北满农民运动及社会状况的调查\*

(一九三〇年五月) ..... (41)

## 除公木、威声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

——关于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工作意见提纲

(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) ..... (73)

## ×同盟关于在满朝鲜人问题的提案

(一九三〇年六月) ..... (77)

## 高举消灭韩国派争的旗帜

——姜山在《斗争》上发表的文章

(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) ..... (85)

## 团满洲省委工作报告

——关于反立三主义、反右派及反倾向斗争等问题

(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) ..... (89)

## 看右倾机会主义的手段

——罗根在《斗争》上发表的文章  
(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) ..... (105)

## ×昆同志巡视北满报告

——党部内部情形及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  
(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) ..... (107)

## 团北满特委开除张伯文团籍的决议

(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) ..... (115)

## 振鹏、维邦关于他们几个同志被捕入狱、出狱的经过 报告

(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) ..... (123)

##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给下江工会工作委员会的信

——关于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当前中心任务  
(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) ..... (147)

## 赵尚志的声明书

——关于自己所犯错误问题\*  
(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) ..... (159)

## 团满洲临时省委关于永久开除刘明佛、杨波团籍的 决议

(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) ..... (167)

## 锄耕给省委的信

——关于小钟工作错误及组织第二军和东满干部缺乏等问题

(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) ..... (169)

##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(之一)

——关于东满特委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干部简历

(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) ..... (175)

## 林莎关于在奉天被捕经过的报告

(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) ..... (183)

## 叶琛的补充履历

(一九三五年) ..... (195)

## 大纲给王明、康生信

——关于交通工具问题

(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) ..... (199)

## 小骆的履历

(一九三六年) ..... (203)

## 赵毅民[敏]给张黎同志的信

——关于自己两次被捕入狱和出狱经过情形  
(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) ..... (209)

## 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、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

——东北党组织的现状 & 北满党存在的问题  
(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) ..... (225)

## 金策关于张寿钱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、三军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、哈东各特委的信

(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) ..... (253)

## 赵尚志、张寿 致四军二团的信

——关于加强部队教育等问题  
(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) ..... (269)

## 赵毅民关于中共满洲省委情况的报告

(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) ..... (273)

## 林莎给共产国际干部部的报告

——关于中共满洲党、团组织概况  
(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) ..... (283)

## 金策给周保中的信

——关于北满党的情况和赵尚志等同志党籍吉党密切联系等问题  
(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) ..... (293)

## 周保中致王新林同志的信

——请求季青、金日成等来×城会面  
(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) ..... (297)

## 张寿 给金策的信

——关于张中孚的工作问题  
(一九四〇年) ..... (299)

## 周保中给党临时委员会的信

——通知研究赵尚志等问题  
(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) ..... (301)

##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

——关于吉东党组织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的决议  
(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) ..... (303)

## 陈雷关于揭发赵尚志言论的报告

(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) ..... (307)

## 陈雷给北满党负责同志的报告

——关于赵尚志回东北所带部队瓦解原因



(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) …………… (311)

## 陈雷同志要求保留党籍的申请书

(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) …………… (315)

## 崔石泉、王效明给北满省委的信

——关于陈雷、李明顺问题的处理意见

(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) …………… (321)

## 金策给于保合、李泽得的信

——关于开除二人党籍问题

(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) …………… (323)

## 周保中给崔石泉的指示信

——关于彭施鲁错误及宣教、供给、保密问题

(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) …………… (327)

## 周保中关于金策错误问题向旅党委的说明

(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) …………… (335)

## 金策同志的检讨

(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) …………… (345)

## 崔石泉关于金策错误讨论的提案

(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) ..... (351)

## 金策关于丢失文件问题向党委做的检讨

(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) ..... (357)

## 关于冯仲云的错误问题材料

(一九四四年) ..... (361)

## 金策关于自己错误的重新检讨

(一九四四年) ..... (363)

# 谢觉哉给祥生的信

——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\*  
(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)①

祥生兄：

我到满洲三个月，可以说没做什么工作，没参加过什么会议，除开自己住的地方（我同北方同志住）什么机关也不知道，会过面的同志很少，原来那地方的同志本少。因此要提笔写报告，实在没有什么，而且恐怕不正确。不过我走的时候，少猷说，你会了中央的人，请说说。孟坚说，你会了中央的人请说说，却都没有教我说什么。我猜少微[猷]的意思，是要说他在此地工作做不开，他多病，要离开此地休养；孟的意思，是要说工作停顿，无钱无人，请中央赶快想办法。现在据我所知道的写下：

先说省委：我们到的那日，也许就是那个钟头，前省委全体被捕，前省委情形无从知道，但是人都说

---

① 注：此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。

前省委工作紧张些,也许是后省委不做事,就觉得前省委好。不过有一点,前省委不乱用钱是真,被捕后尚存八百元(后省委收到六百元,还有二百找不到存折——八百数目,是监狱中的人说的)。少猷到后,在哈埠调哈西平工人和 C·Y 的张任光(被捕时跑掉的)组织临委,不几天王仲一也来了。这时候,大概第一是建设机关,第二是找线索。不久张任光和李继渊要走,说是李在军法处看见供招(他有[亲]戚在军法处),说他们(被捕的)一概都推在张任光身上,现正派人捉他。李说他也站不住,要走。于是他俩走了,剩了几个外乡人,自然办法更少。后来有一位被捕的李同志释出(他自运动保出的),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推张任光,是指另一位姓张的(即已离开了满洲的)。有人说张李不想在满洲工作,故假造空气,主张要告诉中央。据我看假造或者不是,因为他们本推了一个姓张的,不过他俩不想在满洲工作,确是实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闻说中央已指定黄礼恭为书记,于是一切等礼恭来再办。礼恭又迟之又迟,三月二十边才到,到不三四天又病翻了(仍由少微[猷]代书记)。现在省委的几个人,少微[猷]不积极,胆小,人又病了,走半里路就困乏了不得。他的意思休息,不想做什

么多的事。礼恭到时，他就提出要走的话。礼恭肺病似到第三期，不过这个人象还精细，想做事，病了没有法子。王仲一说来明白，但消极得很，对省委事似立在旁观地位（我只同住过两三天，象是如此）。他也提出要走，走到什么地方，来上海读书。哈西平是工人出身，人虽有病，却还踊跃肯干，但头脑简单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，只包了跑路。尚有一位姓张的，从上海回满的，那人也有肺病，我会了一次，好象可以，但他即诸被捕者所指的人，不便在奉天，到抚顺去了。因此省委仅剩一个孟坚比较的不是病夫能够做事。我走的那天，孟坚说，现在病的病，不的不负责，一方向中央要人，一方又把些人送回中央（决定我同廖如愿走，是少猷时的事），这是一回什么事。他问我廖如愿是怎样的人，我说人还可以，他于是硬要把廖留住做秘书长。在这里不妨附带说说廖如愿，廖去年春在益阳、安化一带暴动，失败后跑汉口跑北京，跑到奉天（他有一亲戚在奉天）找到了关系，经中央证明，于是在那里工作。一个月以前在营口回来，少猷说要他在省委工作，其实没有什么工作做，他时常发牢骚，说要我工作，就把工作我做，没工作就开发我跑路，于是就介绍他来中央，旅费介[绍]信都已发了。据我

想，现在满委怕只有孟廖两个撑持，如果礼恭还病的话，廖似乎比孟要强。我在湖南虽然知道他做好几年县委书记，但我做的是国民党工作，不详细知道他的工作情形，大概维汉是最深悉他的。

次说说省委工作：在我离满以前的省委，大概说不上工作二字，临委成立没发过通告，哈西平天天跑路找线索，听说沈阳可成立五个支部，已成立三个，但是有几个知识分子，却没同他编支部。我是住在一间屋子里，一天两顿，他们当然忙一点，但我是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党务到底是怎样，我也不能说出，只我耳朵偶尔听到的，说沈阳有二十多个同志，内有十多个工人，哈埠有八十几个同志（都是铁路工），抚顺将近上十个，延吉有一点，派了一位韩国同志去，后闻该处发生事变，许久无消息了。大连自前年事变后没有组织，营口、安东闻说有同志但无组织，此外或者尚有，我没听得。沈阳几个知识分子，固然没训练过，但是特别胆小，不加入或者有用，加入就没有用了，不必要的抛弃自己的地位和职业。我戏说小资产阶级习气要不得，好象这里还讲不上小资产阶级。小资产阶级好出风头，喜欢动下子，不到紧急时候，还不动摇。

我们仅有的团体为关外社，出了一种《关外》(文艺的)，有社员百多，经费是我们的。临委决定取消津贴，同时也不去管理他，因此这团体也完了，固然这个刊物办得很不好。

**经费** 临行时孟对我说，现在什么钱用完了，特费、发行费、石印费、济难费都用去了，中央不马上把三月份钱付去，就要绝粮。据说少猷时期，从他们被捕到礼恭来满，用去二千几百元。

**我的工作** 我是没什么能力的，原来说满洲正在垦荒时代，只要做做文字工作。我看满洲并不是不需要这样一个人，也不是我不宜于那种工作，打头他们说要我编一种党的政治刊物(周刊)，党内教育刊物(半月刊)《满洲工人》。我除满洲工人觉得干不下外，其他当然可按期编出，但是始终没有印的地方(油印)。记得要我做篇反国民党宣传大纲，通过了，说已经印发了，过个把月，仍被我寻到原稿(原封未动)。本来关外社既有那多社员，我们可以利用他出出灰色刊物，他们好似觉得党的中心运动是工人，文化运动可做可不做，后来关外社也停顿了。刚吃饭没有味，因此我托省委转信中央许我往莫或回上海。省委说往莫现不能，回沪可以，这里工作没有做起，不

须要你这样一个人。

总之满洲环境是很好的，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，大地主阶级很占势力，而且已形成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，一方受日本直接压迫，一方与苏联接近。白色恐怖又没有什么。只是文化非常落后，旧思想非常浓厚。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，可说等于零。但是不能说那地方不好做或不能做。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，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，经过相当时日，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。现在如刘如王都不胜任，礼恭是病躯，但我不知道的政治见解如何，不敢妄说。孟和廖当然好一点，负担指导工作，我以为还不是上选。

前省委被捕 被捕是由于自己太不注意。他们的供辞是说开的济难互助会，主持的是张某，他们都是嫌疑犯，现在不问不判押在那里。如果有人活动，一定可保释一部分出来，重的也不过三两年徒刑，可惜本地同志能活动者死不活动，找个随便的保人都没有，我看不是找不出，因为怕。仅仅那位姓李的出来了。



# 玉真给×区委并转满洲省委、中央的信

## ——关于开除王钜党籍问题\*

(一九二九年五月二日)

区委鉴并乞转达省委、中委：

据 C·Y 韩国支部责任者报告，有韩人王钜的找到 C·Y 区委某同志和法政大学 C·Y 支部某同志，自称韩国 C·Y 满洲总局上海支部责任者，并说他的支部里面有二十多个同志大概是从韩国亡命来的重要份子，仍又说他们情愿解散这个支部，而编入中国的组织，不要韩人支部的特别组织云云。

查王钜的原姓名是崔凤官，他本来是韩国民族主义团体叫做义烈团的团员，现在义烈团上海地方部责任者。他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高潮的时候，冒入本党，同他入党的义烈团员还有十数人（他们不是在上海入党，而在广东汉口方面入党），他们入党以后一共到上海来，自然编入本支部，而他们依然保持义烈团的组织，把党内工作报告义烈团，而不要把义